

## 日本旅情

——訪張燕淳

田新彬/訪談  
94年6月台北

曾獲美國莫內（MONET）公司首飾設計比賽首獎，並成為該公司第一位華裔設計師的張燕淳，千禧年暫別珠寶設計工作，執筆將她十多年前在日本居住三年的所見所思，寫成一篇篇散文投寄到世界副刊發表，不僅編者為之驚艷，讀者也紛紛來信表示欣賞。因為這些篇章不是遊記式浮光掠影的描述，而是對日本民情風俗、文化、生活的深入觀察與體會。更難得的是，她還為每篇文章親繪仿版畫風格的插圖，兩相搭配，更為文字增添了魅力。

冒著溽暑，張燕淳日前由舊金山回到台灣，出席印刻出版公司為她舉辦的新書發表會。捧著剛出版的新書《日本四季》，張燕淳喜不自勝地說：「經過四年的磨筆，我已不再那麼懼怕文字。《日本四季》寫完，我有一種雜亂的口袋已掏空的感覺，想到可以再往裡面添加新的東西，真是有點迫不及待。」

張燕淳是在一九九二年帶著兩歲及五歲的兩個稚齡兒子，隨調職的丈夫一起到日本，住在極偏遠的本州大島長野縣茅野市。出發前她沒有抱著太大的憧憬。母親是瀋陽人，常說起當年在日本統治下敢怒不敢言的痛苦；來自山西的父親更曾在日本人的追趕下隨著學校到處逃難，渡過黃河時，連書包都忍痛丟棄在河灘上。她天經地義地「遺傳」了上一代的「仇日」情結。但是在茅野生活了三年，日本鄉下人的熱情與憨厚，以及在生活上給予她的各種協助，讓她深深感動。「陷在尋常生活中，人，常常沒有國族，只是個人。」她如是說。

初到茅野，張燕淳事事都覺得新鮮，不懂就問，還給自己取了一個日本名字叫「凡事問子」。然而有些文化上的差異，常讓她覺得簡直不可思議，即使是當地人也無從解釋。她養成記筆記的習慣，一有感想就寫下來，三年竟累積了厚厚的一疊，即是書寫《日本四季》的藍本。

張燕淳寫到自己高高興興去幼稚園參加母姊茶會，未料當園長介紹兩位因結婚及搬家即將離職的老師時，就像變魔術一樣，所有的母姊們竟不約而同的掏出一方白色的小手絹，集體嗚咽起來。還有一回，幼稚園舉行運動大會，不巧下起大雨，半天不停。母姊會長一聲令下，所有的媽媽們突然脫了鞋襪，衝入雨中，跪下來用抹布吸水，然後擰在水桶裡，再抹，再擰，完全無視於打在身上的滂沱大雨……。抱著幼兒的她目瞪口呆，以為看見神風特攻隊。凡此種種，見證了日本人「集體至上」的文化。

許多人都說日本是一個最排外的民族，防衛心極強，很難融入其中，她卻受到大家的歡迎，經常應邀參加各種活動。張燕淳不諱言與她頂著來自紐約的光環、能講流利的英語以及過客的身分不無關係，但想起她想學做壽司的消息傳出去後，媽媽群很快約集了一個「壽司Party」，大夥帶了道具材料，嘻嘻哈哈煮出一大鍋香香米飯，又搨又拌，又捲又壓的教她。兒子入幼稚園頂一位即將出國的小朋友缺，孩子的母親竟在上飛機的前一天，親自上門將自己孩子的書本、文具以及洗得乾乾淨淨的制服送來給她……。這些都讓她感動莫名，不得不摘下原本戴在臉上的那副「成見」眼鏡。

在茅野市生活的三年裡，張燕淳練得一口流利的日語，也交了許多知心的朋友，多年來一直保持著密切的聯繫。七月中離開台灣，張燕淳將轉往日本茅野去探望書中提到的所有朋友們，親自將新書送到他們手中。「雖然他們不懂中文，但是書中有許多日文夾註，還有我畫的五十餘幅圖，他們一定可以感受到我對茅野的想念，並且明白當初對一個『外人』的幫助，我都記在心裡，永遠不會忘懷。」張燕淳感性地說。